

呂吉甫曰：當之爲道，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精神者，生之根。而藏之則根深而生長。生者，視之蒂。而保之則蒂固。其視久矣。

此章首言治人事天，莫若壽終之以長生。久視者，蓋長久之道。當壽其精神，精神者，根也。形者，蒂也。根深則蒂固，蒂固而生長。視久也。昔黃帝問長久之道，廣成告之，以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搖汝精，乃可長生。內經稱：真人之道，有曰呼吸精氣，獨立守神，故能壽比天地，無有終時。論至人則曰：積精全神，論聖人則曰精神不散。歷觀自古上聖，未有不壽精神而成真者也。乃若今時之人，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喪精失靈，形衰早斃，豈道也哉？故曰：道者，聖人之愚者，背之。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九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註：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感。是以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王弼曰：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感衆心矣。

劉仲平曰：國之大者，治之若烹小鮮而已。何也？取其不煩擾爾。魚小則易於潰爛，民弱則易於煩擾。烹小鮮者，待其自熟。治大國者，任其自治。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陸佃曰：蓋鬼神者，無以休止，安定則出而爲祟。古之人，以道莅天下者，則鳥獸魚鼈至於咸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是以無靈響也。

王元澤曰：民不擾則得盡其性，民盡其性

悲五

則天地之和應而萬物無不遂矣。故鬼亦安其處而不能爲神也。人鬼殊道而每至於相干者，陰陽之氣有戾而交失，其所致靈物得乘釁矣。

天下雖大，治之在道。道常無爲而任自然。治大國若烹小鮮，所謂以道莅天下也。故陰陽之氣無戾，人鬼各安其處，所以其鬼不神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唐明皇曰：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無神，但有其神而不見，怪以傷人也。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劉進喜曰：神者，効驗靈也。非此鬼無靈効，但人君用道，鬼乃福祐於人，不能傷害於物。

治大國若烹小鮮，所謂聖人不傷民也。唯聖人不傷民，故天地之和應，人鬼各遂，兩不相傷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御註：以道莅天下者，莫之爲而常自然，無

攻戰之禍無殺戮之刑是之謂不傷民當是時也神與民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神無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故曰其神不傷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夫何傷之有

此章欲人君以道治天下莫之為而任自然故幽明各安其位人神不相雜接而德交歸焉帝堯之時絕地天通固有降格夏后之世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此帝王無為而治天下也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河上公曰治大國者當如江海居下流不逆細微也

王弼曰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大國下流也

呂吉甫曰知以道治其國固不傷其人矣而不知所以交天下者則已雖不傷人而有傷其人者矣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

下之交牝牡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乃所以交天下而保其入之道也

唐明皇曰下流者謙德也大國當下流開納則天下之人交至矣

天下之交牝

王弼曰靜而不求物自歸之也

王元澤曰當以雌靜受物

牝常以靜勝牡

河上公曰陰勝陽者以安靜不先求也以靜為下

以靜為下

王弼曰以其靜故能為下也牝雌也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為下故物歸之也

舒王曰交者衆人之會能處衆人之所惡則天下之動莫不歸之矣故曰天下之交牝者蓋天下之交交於牝而已蓋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靜為君而常處於下則足以勝牡矣故曰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呂吉甫曰蓋天下之交牝而牝常以靜勝牡而所以勝者由以靜為下故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王弼曰大國以下猶云以大國下小國小國則附之

顧歡曰夫大國謙以虛則小國悅以服服之是為取彼小國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河上公曰此言國無大小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也

王弼曰大國納之也

盧裕曰取其容已也

唐明皇曰大取小以為臣妻小取大以為援助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唐明皇曰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

呂吉甫曰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則所謂或下以取之也下以取之者言大之於小宜若可以無下而下之者以取之故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則所謂或下

而取之者也下而取之者言小之於大不得不下而取之故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河上公曰大國不失下則兼并小國而牧畜之

成玄英曰大國所以用謙者更無餘意故不過欲兼愛畜養小國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劉進喜曰小國用柔者更無餘心不過欲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

唐明皇曰大國執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欲兼畜小國為臣妾小國贄貢賦以下大國者不過入事大國為援助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劉仁會曰恃大恐自高故特以為戒也舒王曰蓋以小事大者人之易以大事小者人之難唯其人之所難故老子以大者宜為下

呂吉甫曰今大者下小小復下大兩者各

得其所欲則其有不取之者乎取之者言得其心而不失之之謂也然則大者小者莫不宜為下而獨曰大者宜為下何也小而不能下大非徒不能取大國而亦禍災及之矣則不嫌於不宜故曰大者宜為下而已

大者奄有四海君臨萬方其勢崇高其位尊極矣於盈滿尤宜謙下劉子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江海善下而為王故山在地中為謙王侯以孤寡為損此章言交鄰國之道以謙下為本故國無大小皆當用謙然大者恐恃以自高尤當謙下故特戒云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

劉仲平曰奧者至深之居微者一隙之邊

以言乎道之妙則喻以奧以言乎道之蘊則喻以微言妙則知微之為蘊言微則知妙之為奧

善人之寶唐明皇曰善人智道者昌故常寶貴之以為用也

王元澤曰善人之所寶聖人則體之矣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知道之可貴者善人也寶者貴重之意道之為寶者精氣神是也夫精者身之本保其精而不蕩則形全專其氣而不暴則體充守其神而不散則真全三者混而為一此道所以為善人之寶也

不善人之所保

唐明皇曰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道及其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爾

莫非道也善人求之足以至於善不善人之所保倚也謂道患逢急能自悔卑下則足以免於罪

足以免於罪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業之有

孫登曰夫言之可以奪眾貨之價尊行之可以加眾人之上夫道之出口淡乎無味聖人居無為之奉行不言之教豈華辭以

悅百姓之耳飾行以曜萬物之目哉

陸佃曰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然而美之高可以市尊行之尚可以加人又況道者萬物之奧乎此古之人所以用斯道覺斯民也而一民覺焉則雖以至寶充滿法界以用施者其功莫之勝也故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業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

顧歡曰樹君立輔論道經邦欲以率道天下教化不善人也

杜光庭曰四海之大萬有之富厥初生民不可無主故立天子以牧之天子者尊事上帝父事於天母事於地謂之天子一人不可以廣治置百官之長有三公焉書云其惟三公論道經邦三公謂太師太傅太

保

溫公曰立君以司牧其民置輔以師保其君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御註君子之守修身而天下平天子三公

有璧馬以招賢而不務進道以修身則捨

已而徇人失自治之道矣不如坐進此道

者求諸已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民

從者如歸市

舒王曰立天子置三公雖有合洪之璧先

乘駟馬足以迎賢者之來而不如坐進此

道而已

王元澤曰天子三公以化民為己任有道

則天下將自賓璧馬所以招賢為政之大

者也雖得賢而已不能進道則民猶不服

故未若不求求外而進道之要也

此三家說璧馬以招賢

呂吉甫曰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拱璧以先

駟馬所以享於上者禮之恭幣之重者也

然不如坐進此道以道之為天下貴雖坐

而進之過於恭禮重幣也天子三公所以

坐而論道者不過此而已

此說璧馬所以享上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顧歡曰古之所以貴寶此道者其意何耶

問其所由也

不曰求以得有罪已免邪故為天下貴

御註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所以

求之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故也惡

者遷善愚者為哲此有罪所以免歟道之

善救者如此故為天下貴傳曰天下莫不

貴者道也

呂吉甫曰求以得則所謂善人之實有罪

以免則所謂不善人之所保也唯其如此

此所以為天下貴而古之人所以不得不

貴也

此章言物皆出於道道為天下貴利而行

之者善人也故曰求以得保而任之者眾

人也故曰有罪以免以道無所不用故為

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御註道之體無作故無為無相故無事無欲故無味聖人應物之有而體道之無於斯三者槩可見矣

劉進喜曰為無為修道業也事無事見道相味無味達道理

無為者道之常無事者道之真無味者道之淡此三者皆道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御註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不可為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恩之報孰睹其辨望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能成其大

王元澤曰以直報怨者事也以德報怨者德也事則吉凶與民同患故種種諸法一不可廢若夫德則不見有物安得怨乎如上三事體道者也方其體道故當如此爾舉怨而以德則知無所不用德  
曹道沖曰報怨以德仇讎便絕報怨以怨

相報無盡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纂微曰此重誠也難易大細者則上之大小多少也大是非美惡怨怒恩德皆生於微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今使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矣營為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矣若乃謀難於已難為大於已大則怨怒深而禍亂積將欲釋難解紛不亦難乎

禍患之機藏於細微發於常人之所忽及其著也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是以怨之作也必於易細而圖為之則無怨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御註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是以無水難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無火患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而及其末則不可勝圖故聖人蚤從事焉

疏曰作起也此疊上文原禍難之所起難

事必起於易欲令於易而圖之大事必起於細欲令於細而去之其類寔繁不可具舉故以天下總之爾

杜光庭曰防禍於未兆絕患於未萌慎之至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御註為之於小故能成其大亂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

唐明皇曰前明凡人常為難大之事故令圖而去之此明聖人不為難大之事故能

成其尊大

夫輕諾必寡信

成玄英曰此起喻也諾然許也寡少也夫輕易許諾於人者必少有信實也

杜光庭曰解揚無貳命仲由無宿諾古人夫之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

多易必多難

唐明皇曰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難

成玄英曰此答喻也夫輕易為罪必招重

大之殃

羅什曰輕而不修報之必重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御註禍固多藏於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聖人之應世常慎微而不忽故初無輕易之行而終絕難圖之患凡一體無故也

王弼曰以聖人之才猶尚難於細易況非

聖人之才而欲忽於此乎故曰猶難之也惟其難於細易故終無難大之事

劉仁會曰慮而後動終無悔吝聖人猶爾

況非聖乎

此章上三事體道也故報怨以德是圖為於易細之時終無難大之事非體道聖人孰能如是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

杜光庭曰夫正性安靜嗜欲未萌就而守

之執持為易

其未兆易謀

唐明皇曰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

令不散亂次雖欲起心尚未有形兆謀度

絕之使令不起並甚易爾

王元澤曰戒在事物之先

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唐明皇曰欲心初染尚自危脆能絕之者

脆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防之

微則易散爾

呂吉甫曰其脆易破則不可使至於堅其

微易散則不可使至於著物皆然心為甚

通諸其心則天下國家無難矣

王元澤曰救於已然之始所謂治之於未

亂也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嚴遵曰未疾之人易為醫也未危之國易

為謀也萌芽之患易事也小弱之禍易憂

也何以効之曰任車未虧童子行之及其

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割

也一指摩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醫

織不能連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御註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

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聖人見端而思未視指而知歸故不為福

先不為禍始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唐明皇曰此言患生於微而成於著喻如

合抱之木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

生也九層之臺起於一簣之土此明積習

而成也千里之遠行始於舉足之下此明

遠行不止也則天下之事誠以細微為始

而人多忽之遂成患本故舉三喻以證上

文

杜光庭曰人之所以不防患國之所以不

慎微禍形而務除亂成而務理此皆失之

速矣毫毛至於合抱自小而成大也累土

成於層臺自下而為高也千里始於舉足

自近而及遠也世之人但見合抱之木層

臺之高千里之遠方欲以執柯以伐之聚

錘以壞之馳騖以追之勞亦云甚禍不可

救亦猶倚市門而長嘯終亂晉朝萌沙鹿

以貽杖幾傾漢室鑿誠速鑿所宜留神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唐明皇曰為謂管為也執謂執著也言人不能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而更有所管為於性分之外執著於塵境之中故必

禍敗而失亡也

呂吉甫曰為之於未有則是不為為之也治之於未亂則是不治治之也已有而為之欲成而反敗之已亂而治之則執之欲固而反失之也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御註聖人不從事於務故無敗不以故自持故無失勝者規度而固守之去道愈遠矣能無敗失乎

呂吉甫曰是以聖人為之於未有則我因無為也故無敗治之於未亂則我固無執也故無失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御註中道而止半途而廢始勤而終怠者凡民之情蓋莫不然故事常幾成而至於

敗

呂吉甫曰民之從事常在既有之後故至於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本故也

凡民從事至於幾成而敗者以不慎厥終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御註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施之於事何為而不成

唐明皇曰慎其終末常如始從善之心則必無禍敗之事

呂吉甫曰使知大生於小高起於下遠始於近慎終如始豈有敗事哉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

御註欲利者以物易己務學者以博溺心

夫豈足以造乎無為聖人不利累形欲在於不欲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故不貴難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學在於不學緝熙於

光明而已故以復眾人之所過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況眾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

此絕學者所以無憂而樂

陸佃曰捐金於山投珠於淵棄極真之寶絕窮巧之伎夫是之謂欲不欲忘其仁義遺其禮樂棄已陳之糟粕投既腐之土梗夫是之謂學不學

王元澤曰不欲之欲非無欲也欲在於不欲爾故不貴難得之貨而已民飽食暖衣

性所不免欲此而已不為有欲而離性之後更貴難得之貨此乃愚民迷妄失本已遠故也故聖人欲不欲以救其迷而反之

性不學之學非無學也所學在於不學爾以復眾人之所過故也眾人逐末多事聖人以不學之學抹其過而反之道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盧裕曰輔佐也人生而靜物之性也以無欲無學輔佐萬物之自然使各遂其性而不敢為

杜光庭曰俗學曼衍難復於無為多欲紛綸必迷於正性聖人今學不學以敦素欲不欲以恬愉漸窺正道之光用輔自然之

性不貪難得之貨不務過分之能自敗而反成慎終其若始察微防害復於易持之安國所以是寧身所以貞固然後可擬古之善為道爾

陸佃曰欲不欲至於無欲學不學至於無學則可以枯神而相天故曰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枯神者以已之神枯萬物之神相天者以已之天相萬物之天

鳥獸固有羣矣草木固有立矣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萬物既已自然聖人於此輔之

夫何為哉非亂其經也非逆其情也因其有生輔之以全其生因其有形輔之以全其形有虞之命官以上下草木鳥獸有夏之懋德鳥獸魚鼈咸若此章言聖人圖難於其易故持於安靜之時所謂為之於未

之患矣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御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為

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

之俱無所施智巧為故曰愚三代而下釋

夫恬懷無為而悅夫嗔嗔之意屈折禮樂

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

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

王弼曰明謂多見巧詐散其樸也愚謂無

知守真順自然也

溫公曰去華務實還淳反樸

曹道沖曰民智則生姦民愚則反樸

明者明民以其智也非以明民所謂不以

智治國也愚者智之反也將以愚之使民

去智反樸忘是非絕美惡同乎無知無欲

矣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舒王曰夫聖智者國家之利器也言古之

善為道者不以聖智示人欲使人無知無

欲而愚之也故莊子曰上誠好智而無道

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夫弓弩畢弋

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鈞餌罔罟罾筍

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

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

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

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

愚則無知智則多詐民多智詐巧偽滋生

所以難治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盧裕曰捨道任智大偽生焉偽生於下智

出於上上下下相蒙為害大矣

唐明皇曰以用也賊害也人君任用多智

之臣使令理國智多必作法法出則姦生

今下則詐起國家所以滋昏而為國之賊

也曹參守法而漢以之安商君變法而秦

以之弊故上經云智慧出有大偽是也

蘇子由曰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而

上下交相賊矣

不以智治國國之禍



唐明皇曰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淳德之士使偃息蕃魏弄丸解難自然智詐日薄淳朴日興人和則年豐故國之福也

劉仲平曰不以智治國者開天者也以智治國者開人者也開天則順順則行其所

無事其政所以不嚴而治開人則鑿鑿則失於太察其民所以不淳而缺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新說曰堯舜之智在於不徇物禹之智在於行其所無事不徇物則不察物以為明

行所無事則不鑿物以為利則可謂善用智者也若夫老子所謂不以智治國者則在於存之然後民利百倍

知此兩者亦楷式  
河上公曰兩者謂智與不智也常能知智者為賊不智者為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

唐明皇曰任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君知此兩者委任純德之臣是以為君楷模法式

呂吉甫曰知此兩者非特施之於治國而

已而於身亦楷式而未嘗違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河上公曰玄天也能知治身治國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

唐明皇曰玄深也妙也人君常知所委任是謂深遠玄妙至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御註玄者天之色常知楷式而不用其智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故曰與物反矣

劉仁會曰玄德難測故曰深無往不備故曰遠棄智任愚故曰與物反也

玄升而入小而與物辯故與物反矣  
然後乃至大順  
御註順者天之理乃至大順者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已莊子曰與天地為合其合縉縉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惟若愚若昏所以去智

顧歡曰雖於俗為反而於道為順

此章言密用其道使民由之而不知無巧詐之智還樸素之純能知此以為法是深遠玄妙之德去智而循天之理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